

参观百代小楼

张人健

前些天,我去参观了藏在徐家汇公园内的一栋漂亮老洋房——百代小楼。这座小楼红瓦坡顶,红砖墙面,因此又被称为“小红楼”。它藏在郁郁葱葱的徐家汇公园内,绿树红墙,景色非常迷人。

百代小楼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1908年柏德洋行成立,1920年百代唱片厂也在此落成。1927年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毛毛雨》在百代诞生。1934年百代灌录的中国第一首国际主题电影曲《渔光曲》在此诞生。1935年5月3日,《义勇军进行曲》在这里首次录音,后被灌制成黑胶唱片并传唱到全国各地。因此,百代小楼也是“义勇军进行曲”管制地纪念馆。

每天早晨7点,我都会在电视新闻里听到那熟悉的歌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这耳熟能详的歌声,从上学时,我们都听,也唱,伴随着我们一路走来。

百代小楼上下共三层,每层有5~6个小房间。这里保存着音乐先辈们用过的钢琴、小提琴、手风琴、琵琶、留声机、唱片等音乐老物件。墙壁上挂满了老照片,一张张黑白影像,定格了一个个音乐人精彩的瞬间。整个二楼就像是一本回忆录,这里的每一件展品都在诉说着小楼百年的历史和国歌诞生的过程。三楼展区汇聚了百代小楼的音乐人生与传唱名曲。

百代小楼被誉为中国唱片业的摇篮,走过百年岁月,它不仅是一座音乐艺术的宝库,也是声音记忆的殿堂。这里诞生了歌曲《歌唱祖国》《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翻身农奴把歌唱》《毛主席派人来》《我的祖国》《唱支山歌给党听》等家喻户晓的歌

曲,《难忘今宵》《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爱你中国》《天路》《何日君再来》,这些歌很多人都会传唱。

音乐家乔羽老师说过:“因为每个人的记忆里,家乡都有一条大河,绵延不绝,物阜民丰,而这条河,就代表着祖国。”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坐在泖港河边,看着那一条条机帆船在河里来来往往,那首歌就在耳边响起:“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就好像这首歌是为我老家制作的。

看一个展览,一定会让你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学到好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这种兴趣也要靠从小培养。这也许是记忆中的另一种乡愁吧。



心里美滋滋的

松江六中 六年级 董明喆

走入花园,一缕缕阳光洒在花坛,一朵朵月季散发出幽幽的花香,勾起我浓浓的回忆。现在,看着亲手栽种的月季每个月都绽放一次,我的心里美滋滋的。

去年夏天,我买了一棵月季花苗,我将它小心翼翼的栽种在自己家的花园之中,给它浇水,松土,施肥。在月季花苗发芽期间不能在太阳底下暴晒,于是我遮阳布把它遮了起来。我每天都会给它浇适量的水,可十天以后却依然没有发芽。于是我跑去问奶奶,“奶奶,为什么月季花苗还没有发芽呢?”奶奶转过头来向我解释,“可能是根部埋的泥土太少,或者是跟埋的太浅了吧!”我对月季花苗做出了些许改变,可是等了好久都没有发芽的征兆。于是在网上查找了一些资料,可能是缺少营养。我微微的在它根部撒了一些养料,五天之后我惊喜的发现它终于发芽了!原本娇小的根茎浅浅的变得粗壮起来。我把遮阳布拿了下來,让他去接受阳光的洗礼。

这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去上学。临走时,突然瞥到我的月季花好像长出花苞了?我立刻凑近去看,月季花苞终于长出了一颗如珍珠似的花苞,圆圆的,鼓鼓的,好似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一般酝酿着它的美丽。我的心里美滋滋的,这是我辛勤劳动的成果,这是要开花的象征,亲爱的月季花啊,请你快快开花吧!

我每天都忍不住去看一看花苞长大了没有,我记录着它每一天的变化,终于在第七天,花苞的上端已经有了淡淡的紫色,花终于要开了吗?这一刻仿佛特别漫长,我好想立刻看到花开的样子,但无奈还是得耐心等待。第二天的清晨,花苞在枝叶上渐渐松散,逐渐的开放,最终绽放出了一朵花儿。花儿的花瓣是淡紫色,它是那么的纯洁淡雅,又是那么的美丽多姿。它的边缘微微向外翻,展示着它美丽的样子使人不禁的为它赞叹。淡紫色的花瓣散发出甜美的香气,招来了无数的昆虫在为它舞蹈、欢呼、歌唱着。

看着月季花开的如此动人,我全然忘记了养护时的辛苦,只觉得心里美滋滋的。

我居住的小镇

张禕石

晨曦探出老巷陌的屋顶
百合绽放丝丝芬芳
小镇安静,从古老的浪涛声中缓缓苏醒
树梢间的鸟儿在窗前
唤醒了熟睡中的人们

第一缕阳光照亮勤劳的人
流淌着汗水
一天的忙碌由此开始
一个整洁美丽的早晨由此开始
空气中散发出的清新
使早起的人们享受着
充满希望的新一天

步行在店铺林立的街道上
小镇由幽静到繁华
处处充斥着闹热的景象
这片神奇富饶的土地
赋予了它无限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

晨光里,它用一颗
永远不变的初心牢记过去
巩固来之不易的繁荣
推动未来美好发展

幸福满满

诸钟棣

“老师,还是住下来吧!我帮您好好查一查。”杨婉花医生温柔地看着我,亲切地说。她是我上世纪八七届的初中毕业生。当年她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如今是心内科主任医师、松江区首席医生。

“还是就配点药吧?”我怕住院,不自由,又闻不惯那些医院里特有的气味。

“去年就想让您住院检查,您坚持回去了。这次还是住下来吧,检查一下,如有什么情况可针对性地治疗,如没有什么大问题,大家都可放心……”她还是一边看着我,一边轻声地征询着。一番关爱暖心的话语让我顿生感动,我也想起了那个生平第一次乘救护车挂急诊的子时半夜……

“今天就住下来吗?”我一边想着手头的一些还没有完成的文稿,一边想着如何尽量不去惊扰他人。

“不是。如果您同意,我会尽快安排床位的……”

“那好吧。麻烦你了。”我办理好预约手续回家了。

结果第二天上午医院那边就来了电话,要我上午十一点钟前去住院。

那天,我爱人出门在外无法赶回,我也不想麻烦两个在上海市区工作的儿女,因为他们工作都很忙,也都责任所在,自古忠孝两难全嘛。我独自拿了些简单的

生活用品,换乘两路公交车从乡下老家赶到松江城区,生平第一次在城区医院里住了下来。

小杨正等着我,她一边为我开具相关的医疗检查单子,一边对护士站里的护士们介绍说“他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言下似乎有“帮我照顾好”之意。一股暖意再次涌上心头。

此后的日子里,她几乎每天都到我床边,一方面询问身体感觉怎么样,另一方面介绍所做的各种检查结果,嘱咐应注意的事项。我知道她很忙,她不仅是该病区的医疗团队负责人,每周还有三个半天的专家门诊。她的专家门诊预约人数爆满,有的是慕名赶来的,有的是十多年的老病号。因为病人多,而且都想得到最满意的治疗服务,自然会产生某些医患“矛盾”,她总是和颜悦色、耐心轻声地予以解答各种咨询。在我所亲见的几个场面中,患者都是焦虑而来、满意而去的。我真佩服她,为她所骄傲,另一种幸福感也油然而生。

在去专家门诊的几天里,她总会妥帖地安排病区里的其他医生和护士来照顾我。因为医疗检查的需要,她还约请其他两个科室的重量级医生一起会诊。他们都很热情周到;因为做了心脑联合造影检查,他们又都一再叮嘱“要多喝开水,以利

尽早排泄血液中的造影剂”。因此我不止一次地对他们表示感谢,他们解释说,没有老师的教诲,我们都没有今天。我确信他们的话:“尊重老师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扳了一下手指,单在这所医院里,我至少有三个已是副主任医师级及以上的学生,他们对我都十分敬重。我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感。

我住院的消息最终还是被我爱人告诉给了我的两个孩子。医院有规定,要做心脑造影检查必须需家属签字同意。说来也巧,那是些上海地区罕见的在三天内登陆“贝碧嘉”和“普拉桑”两个强台风的特殊日子。那天,高铁也停运了。我的两个孩子在高速公路上以40公里的限速一大早从市区开了车子冒着狂风暴雨赶来了医院。我很不自在。他们却一连地不客气地埋怨起来:“怎么住院了也不告诉一声……让我们尽点孝心的机会也不给……”我心里只感到暖暖的。耳边似乎响起了孔夫子的话:“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作为子女,对生养自己的父母要时时放在心上:一方面因其高寿而喜欢,另一方面又因其寿高而有所恐惧。他们做到了。

在住院的那些日子里,我每天都感受到满满的幸福。

旧时穷人的娶嫁——“抢亲”

周师增

距今约九十年前的一个秋日,我曾亲眼看到有两户穷人家,子女长大了,实在没钱娶嫁而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抢亲”的情景。

这两户贫民是居住在“松江大仓桥”河南滩上最为靠西的一只角落,那里聚居着一些从苏北逃荒过来的贫苦家庭,男人们都在“大仓桥”南北两个滩上开设着的一些米行米厂里当搬运装卸工,全靠出卖苦力谋生。居住的房子都是自己搭建起来的草棚。真所谓“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时属抗日战争敌伪时期,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一些贫苦人家子女长大了也得成个家,怎么办?便出现“抢亲”之举。我曾亲眼看到两户人家,一户是儿子成年了“男大当婚”,没钱娶妻媳妇;一户是女儿长大了,“女大当嫁”,没点陪嫁怎找婆家?于是双方的父母亲经过反复商量,制定出一个“秘密协定”,“拣个好日子,男家去女家抢亲”。女家的女儿被男家抢去后不取分文,更谈

不上什么陪嫁了。如此的“秘密协定”,通过双方父母反复协商确认之后,便选个“吉日良辰”去执行。作为男方的父母兄长,包括将做新郎的儿子事先都是有准备的,但必须绝对保密,丝毫不得外传;女方只能由父母长辈知道,对于将做新娘出门的女儿那是绝对不露一点儿声色。但行动中还得注意安全。

在“抢亲”执行之日,由男方家庭请好四名小伙来到女方之家,一股劲儿将女孩抱头拖足抢到男方之家,路上还得兜上一圈再进婆家,看热闹的人不少。从前,作为女孩,没事是不许离家的。对此大事,长辈们更是严加保密,使女儿事先得不到一点儿信息而不知不觉,毫无思想准备。这天来个“突然袭击”,只能是拼力反抗挣扎,大哭大叫地喊着“救命”!这真使人感到心酸和难过。心肠软一点的女人们也跟着流泪哭泣起来。在抢亲当天清晨,做父母的会哄骗自己的女儿:“今朝,啵可穿一件清爽

一点的衣裳,同爸妈一道出去走走……”男方接进了新娘,那心情必然是兴奋而激动,也必定会尽其所能地善待这名刚抢进门来的新娘。但那个毫无心理准备的新娘,只能在新郎及家人的珍爱和善待之下,随着时间的推延才慢慢地平静下来!这是旧时社会一些贫寒家庭的无奈之举,亦显示其男尊女卑之不良习俗。

写到此,不免回想起小时候听长辈们曾讲起过我自己的祖父祖母配对成亲的故事。我的祖父祖母居住在浙江镇海乡下,都出身贫寒。祖父从小靠做点小本买卖,以“肩挑贸易”谋生,双方父母均已早故,成年后根本无力娶嫁。也是在一些亲长们的“指导”帮助下,通过“抢亲”来实现婚配成家的。其情其境如同上述。这已成为那个年代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现象。现在想想,那真是太可怕、太可怜了!对照如今民富国强的伟大祖国,丰衣足食的人民生活,这简直是天壤之别。